

台湾情欲文化的贫瘠

一向主张女人「性解放」的中央大学英文系教授何春蕤，直到在最近一项女人游行的活动中，喊出「我要性高潮，不要性骚扰」口号，才似乎在一夕之间成为全国受瞩目人物。一次游行的神来之喊，倒胜过几年的奔走呼吁。

这句「语不惊人死不休」的口号，是怎么上口的？

带头呼喊的何春蕤澄清说，这口号是有个形成过程的。她说，早在女人连线反性骚扰游行前，她曾在校园巡回演讲中提出「反性骚扰不是反『性』，而是反『骚扰』」的口号。到了游行当天，支持者中男性最多的队伍《岛屿边缘》杂志在白布条上喊出「要性，不要骚扰」，女工团结生产线的赖香伶又修正为「我要性经验，不要性骚扰」。

然后，那天，就在宣传车上，何春蕤想出了这句足以凝聚众人创意，好念、有力的口号来，果然一鸣惊人。

何春蕤认为，这句话在游行当天让男男女女喊过一回后，还主动要求「再来一次」了好几回，因为它松脱了女人压抑已久的情欲防线，让女人从「不是不要……，而是要……」的可怜兮兮、隐晦

角色中，褪脱为「我要……」的主体地位，而且「要」得理直气壮，所以大家都「喊得很爽」。

她说，「我要性高潮，不要性骚扰」是女人对男人下的「战书」，但这场情欲大战，要的不是谁输谁赢，是要求男人正视「情欲是要两个人共同经营」的事实；说白一点，就是「你有本事，就让我们一起爽。」「请你把我当完整的人，而不是某个器官或某个部位。」

「台湾的情欲文化是非常贫瘠的！」何春蕤说，在女人一向被教育成不能主动要求的社会价值下，女人从性经验中得到的不是愉悦、高潮，只是工具性的价值；就是在这种不平等的情欲关系中，才会豢养出男人「偷偷摸两下」、「突袭一下」就算了的「性骚扰」行径。

「多么可怜的愉悦啊！」她说。

「我要性高潮，不要性骚扰」引发的爆炸力，不止于这些日子来在成年男女间的私下评议。这口号也已成了部分中学生的口头禅。

听到这个「后遗症」，何春蕤不紧张，反而说：「哎呀，太可惜了，为什么朗朗上口的不是小学生呢？」

她说，中小学根本没有性教育，如果孩子没听到那两句口号，听到的将是另一套贬抑女人，在报章杂志上泛滥的错误性观念。她说，这么自然、健康、积极的性观念，要「愈早听到愈好，中学才听到就太晚了。」

何春蕤强调，「我要性高潮，不要性骚扰」是发源于人最基本、最自然的需求，「没想到大家还把这当一回事，可见大家真的很欠缺。」（本文是《联合晚报》记者邱佩玲的采访稿）